

說「回」

鄔可晶

(上海)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摘 要

從古文字看,《說文》「回」字下所收古文「回」與篆文「回」,本為二字,前者是迴旋之「迴」的本字,後者是為「圍繞」義而造的,其字形當取法於「圍」。隸變之後,「回」字幾為「回」字所吞併。戰國竹書和西漢早期墓葬所出古書中當「圍繞」講的「回」都無須改讀為「圍」。

關鍵詞：回、回、圍

Abstract

According to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, 回 (*guwen*) and 回 (*zhuanwen*) are two different words included in *Shuowenjiezi*. 回 is the original form of a character meaning *whirl*. 回 is the original form of a character meaning *around*, while its character form following the form of 圍. There are some 回 meaning *whirl* in the unearthed documents,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to 圍.

Key words: 回 (*whirl*), 回 (*around*), 圍 (*around*)

戰國竹書中，「回」時常表示「圍繞」、「包圍」之意。如《上博（七）·鄭子家喪》：「乃起師，回鄭三月。」（甲本簡3、乙本簡3）¹《清華（貳）·繫年》第十七章：「平公率師會諸侯，為平陰之師以回齊，焚其四郭，驅車至于東畝。」（簡92）²〈繫年〉中此種用法的「回」甚多，不贅舉。³《清華（柒）·晉文公入於晉》記晉文公五年「回許」（簡8），同書〈越公其事〉記勾踐「襲吳邦，回王宮」（簡69）。⁴西漢早期墓葬出土的古書也不乏這樣的「回」字，如馬王堆漢墓帛書《戰國縱橫家書》「二十二 蘇秦調陳軫章」：「齊宋攻魏，楚回雍氏，秦敗屈匄。」（236-237行）⁵各批出土文獻的整理者和研究者一般都把此種「回」讀為「圍」，即認為「回」字代表語言裡圍繞、包圍之「圍」這個詞。⁶

銀雀山漢墓竹簡有〈五名五共〉篇，整理者最初歸於《孫臏兵法》，後剔出改入「論政論兵之類」。此篇有云：「出則擊之，不出則回之。」（簡1166）整理者注：「回，圍。」⁷並未加以破讀。此篇被編入《孫臏兵法》時，整理者已如此注，⁸所以《漢語大字典》「回」字條義項①「運轉；回繞」下，認為又可引申出「包圍」義，所舉書證即「《銀雀山漢墓竹簡·孫臏兵法·五名五共》」此例。（頁767）跟〈五名五共〉一樣曾被誤歸於《孫臏兵法》，後改入「論政論兵之類」的〈雄牝城〉，有「營軍取舍，毋回名水」之語（簡1217）。此篇編入《孫臏兵法》時，整理者曾為「毋回名水」句加注：「回，環繞。」⁹改歸「論政論兵之類」之後，雖已刪去原來對「回」的解釋，但仍未將「回」字括注為「圍」。¹⁰不過，銀雀山漢簡「陰陽時令、占候之類」〈三十時〉數見「可以回眾」、「不可攻回」、「可攻回軍」之語（簡1744、1751、1754、1756、1818），整理者卻在這些「回」後括注「圍」，¹¹與對〈五名五共〉、〈雄牝城〉的「回」的處理不一致。《漢語大詞典》「回」字單列義項②「環繞；包圍」，所舉書證即銀雀山漢簡「《孫臏兵法·

¹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七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釋文考釋，頁175、181。本文引出土文獻，除需要討論的字外，一般用通行字形或通用字寫出，不嚴格隸定。

² 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貳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1年），下冊，頁177。

³ 參看白於藍：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頁574-575。

⁴ 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柒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7年），下冊，頁101、103、150。

⁵ 裘錫圭主編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），第參冊，頁252。

⁶ 參看白於藍：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》，頁573-575；禰健聰：《戰國楚系簡帛用字習慣研究》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頁327-328。

⁷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：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〔貳〕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頁153。

⁸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：《孫臏兵法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75年），頁103。

⁹ 同前註，頁116。



¹⁰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：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〔貳〕》，頁161。

¹¹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：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〔貳〕》，頁212、213、216。

雄牝城》和「《五名五恭》」，此外又舉上面引過的「馬王堆漢墓帛書《戰國縱橫家書·蘇秦謂陳軫章》」的「楚回雍氏」。(頁 607) 我們所見到的發表《戰國縱橫家書》釋文注釋的著作，均讀「回」為「圍」；¹²「回」如字讀、訓為「環繞、包圍」，似是《漢語大詞典》編者的創見。

「回」是匣母微部合口(中古一等)字，「圍」是云母微部合口(中古三等)字，古音至近。《上博(六)·申公臣靈王》簡 5「王子回」，即見於《史記·楚世家》等篇的「公子圍」，¹³後者「康王寵弟公子圍」句下《集解》引徐廣曰「《史記》多作『回』」，與楚竹書用字相合。「顏回」之「回」，《上博(五)·君子為禮》、〈弟子問〉作「韋」(簡 1 和 9、簡 15)¹⁴，《上博(八)·顏淵問於孔子》作「悵」(簡 5、10)¹⁵。《詩·秦風·蒹葭》「溯洄從之」的「洄」，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《詩經》作「韋」。¹⁶曾侯乙墓竹簡常見一個从「市」、「回」聲之字(如簡 43 等)，同批簡中有異文从「韋」聲。¹⁷「回」讀為「圍」，稱得上是「律例兼備」。前舉清華簡〈越公其事〉「回王宮」，《國語·吳語》正作「圍王宮」；馬王堆帛書《戰國縱橫家書》「楚回雍氏」，《史記·田敬仲完世家》正作「楚圍雍氏」，似可坐實「回」確表包圍之「圍」。

我們認為，從文獻通讀的角度說，讀「回」為「圍」當然無可厚非，但如果站在語言研究的立場來看，銀雀山漢簡〈五名五共〉、〈雄牝城〉的整理者和《漢語大詞典》、《漢語大字典》編者對那些「回」的處理方法，也許更為可取。為了說明這一點，必須從古文字中有兩個「回」字談起。

《說文·六下·口部》：「回，轉也。从口，中象回轉形。回，古文。」篆文作，「回」是其隸定形；古文作，「回」是其隸定形。古文字中屢見「回」，並且早在殷墟甲骨文中就已大量出現(指「回」這個字形而言，說詳下文)；「回」

¹²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：〈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《戰國策》釋文〉，《文物》1975 年第 4 期，頁 23；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·戰國縱橫家書》(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76 年)，頁 98；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〔參〕》(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3 年)，頁 71；裘錫圭主編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》，第參冊頁 252。

¹³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六)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 年)，釋文考釋，頁 247、248。







¹⁴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五)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 年)，釋文考釋，頁 254、260、276。




¹⁵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八)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 年)，釋文考釋，頁 145、146、152。

¹⁶ 郝士宏：〈新出楚簡《詩經·秦風》異文箋證〉，《安徽大學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》2018 年第 3 期，頁 79-81。按今本《蒹葭》「溯遊從之」的「遊」，安大簡亦寫作「韋」，不知何故。

¹⁷ 參看湖北省博物館：《曾侯乙墓》(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9 年)，上冊，頁 5155 註 104。

在目前掌握的資料裡，最早只見於戰國文字。所以不少古文字研究者認為篆文「回」是從古文寫法的「回」演變而來的。¹⁸但是，過去研究《說文》的學者，曾提出「回」、「回」字形取象有別，二者本非一字（具體說法下文會有引述）。我們同意後一種看法。下面先介紹「回」在古文字裡的有關情況，再說「回」。

《說文·十三下·二部》：「𠂔(𠂔)，求𠂔也。从二、从回。回，古文回，象𠂔回形。上下，所求物也。」這裡所說的「𠂔」是「𠂔」、「宣」、「洹」、「烜」等字的聲旁，與「互」的隸變訛形「𠂔」無涉。殷墟甲骨文中一般釋為「𠂔」之字作、，「宣」作，「洹」作、、，¹⁹「𠂔」與「回（即『古文回』）」同形，原不「从二」。學者多以為「𠂔」、「回」「實本一字，後始分化」²⁰，是很正確的。「𠂔」在甲骨文中已出現了「回」上加一短橫的寫法，²¹西周金文則或加短橫（所加短橫一至二畫不等）、或重複「回」形（且有在此形上加三短橫者），²²遂與「古文回」即「回」字分化開來。從現有資料看，至晚在西周中期，已有在「回」的上下各加短橫的「𠂔」，²³即《說文》「从二、从回」所本。春秋戰國銅器銘文「宣」、「洹」、「𠂔」等字所从之「𠂔」，以重複「回」形並於上中下部加三短橫者居多。²⁴戰國楚簡中的「𠂔」，也多作重複「回」、並加一至三短橫之形。

「回」形為「古文回」即「回」字所承。《殷周金文集成》08906 著錄一件容庚先生舊藏的、鑄「父丁」之名的爵，其上有字，《金文編》釋為「回」，引《說文》「古文回」之「回」形為證。²⁵雖說「回」、「𠂔」本用一形，但此爵為西周早期器，當時獨體的「𠂔」字已寫作「重複『回』」形，²⁶所以定爵銘此字為「回」是合適的。戰國陶文、秦始皇陵所出秦陶文，²⁷皆「回」字，可見

¹⁸ 黃德寬主編：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7年），頁2883。李學勤主編：《字源》（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559。季旭昇：《說文新證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14年），頁516。張富海：《漢人所讀古文之研究》（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7年），頁102。高佑仁：〈談〈唐虞之道〉與〈曹沫之陣〉的「沒」字〉，簡帛網（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45），2005年12月25日。

¹⁹ 李宗焜：《甲骨文字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年），頁861、474；劉釗等：《新甲骨文編（增訂本）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758-759、441、624-625。

²⁰ 引號裡的話引自姚孝遂先生為《甲骨文字詁林》「𠂔」字所加按語，見于省吾主編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），頁2224。

²¹ 李宗焜：《甲骨文字編》，頁861；劉釗等：《新甲骨文編（增訂本）》，頁759。

²² 參看季旭昇：《說文新證》，頁905。


²³ 參看董蓮池：《新金文編》（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上冊，頁143「𠂔」字下所收「癩鐘」、「齊史逗簋」二例。











²⁴ 董蓮池：《新金文編》，上冊，頁144、中冊，頁986、1507-1508。

²⁵ 容庚編著，張振林、馬國權摹補：《金文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頁425。

²⁶ 參看董蓮池：《新金文編》中冊頁1865「𠂔」字下所收「𠂔攷方簋」例。

²⁷ 高明、涂白奎：《古陶字錄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111。

並非六國古文專有。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初期墓所出〈涉江〉殘簡，尚有「回」字作。²⁸


《說文·三下·又部》：「𣎵，入水有所取也。从又在回下。回，古文回。回，淵水也。」「𣎵」即「沒」、「歿」、「顛」等字聲旁。春秋時代的侯馬盟書「顛」作、，²⁹戰國秦駉玉版「𣎵」作，秦簡文字「沒」作（睡虎地秦簡〈秦律十八種〉簡103），確从「回」。戰國楚簡「𣎵」、「沒」作（郭店〈唐虞之道〉簡2）、（《上博（四）·曹沫之陣》簡9）、（《清華（捌）·心是謂中》簡6）、（《清華（陸）·子儀》簡20）、（《清華（捌）·邦家處位》簡4），前二例「又」上之形有些像甲骨金文中「旬」、「勻」等字的聲旁「勺」。可能由於秦系文字（春秋文字可視為其前身）「回」需逆時針方向運筆，寫起來不大方便，所以楚簡的書手對「回」的形態加以改變，以求維持順向書寫。後二例「𣎵」、「沒」較為工整，試與楚簡（《清華（陸）·鄭文公問太伯（甲本）》簡4）所从「亘」比較，可以看出前者的「回」相當於截取後者的「亘」的上半形體。前面說過，此種「亘」

²⁸ 《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——李學勤先生八十壽誕紀念論文集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6年），書前插頁。參看胡平生：《阜陽雙古堆漢簡辭賦簡》，同書，頁389。


²⁹ 最近公布的隨州棗樹林春秋中晚期曾國墓地 M169 所出爰加編鐘亦有此字，見於「余滅顛下屨（遲）」之語，學者們已指出「滅顛」即《爾雅·釋詁上》之「𣎵沒」，《詩·邶風·谷風》「黽勉同心」之「黽勉」，阜陽漢簡本作「沕沒」。見夏立秋：〈爰加編鐘銘文補釋〉、小新：〈新見爰加編鐘銘文補說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（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4453>、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4454>），2019年8月9日；〈關於爰加編鐘銘文的一些看法〉帖子下第4樓陳民鎮引石小力說、第5樓「藝繁 pan」，簡帛網「簡帛論壇」（<http://www.bsm.org.cn/foru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350&extra=page%3D1>），2019年8月9日。今按：從聲音上說，鐘銘的「滅顛」與「𣎵沒」最合，應為一詞，「沕沒」、「黽勉」等皆其變體。


「下屨」（此詞又見於曾子軛鼎，「御簡齋（董珊網名）」〈曾伯黍壺銘簡釋〉已指出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（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4209>），2018年1月17日；又參看上引夏立秋文）以及楚大師登編鐘之「段屨」，各家皆讀為「舒遲」。但「下」、「段」與「舒」聲母不近。李守奎先生說「段屨」即楚系鐘銘所見之「𣎵（胡）遲」（如王孫遣者鐘等），這是對的；可惜他把「𣎵（胡）遲」、「段屨」一併讀為「舒遲」，則未達一間（李守奎：〈楚大師鄧子辭慎編鐘與楚大師鄧子辭慎編鐘補釋〉，《古文字與古史考——清華簡整理研究》〔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5年〕，頁236。按讀「𣎵遲」為「舒遲」，乃承襲郭沫若《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》之誤）。西周中期史牆盤已有「害屨」，即「𣎵遲」，「或疑當讀為『胡夷』，『胡』和『夷』都是古代常用的稱美之詞」（裘錫圭：〈史牆盤銘解釋〉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》〔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〕，頁15）。所以「下屨」、「段屨」也應讀為「胡夷」。「胡」訓「大」、訓「遠」（《儀禮·士冠禮》「眉壽萬年，永受胡福」鄭注：「胡，猶遐也，遠也。遠，無窮。」），「夷」訓「平易」（參看沈培：〈新出曾伯黍壺銘的「元屨」與舊著錄銅器銘文中相關詞語考釋〉，《出土文獻：語言、古史與思想——《嶺南學報》復刊第十輯》〔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年〕，頁19-32），「胡夷」大概是形容此人「大度平和」。王孫遣者鐘等銘「𣎵遲」與「溫恭」並提，解釋為「大度平和」也很合適。楚大師鄧子辭慎編鐘「哀哀段（胡）屨（夷）」是形容鐘聲的，「胡夷」意謂鐘聲既大氣遠揚，又平和安易（「段」就是讀為「遐」，亦無不可）。






本即重複「回」形而成；楚文字「回」的這種寫法，恰可印證「亘」、「回」一字分化的結論。³⁰

附帶說一下，《說文》以「回」為「𠂔」之意符，可信；《清華（壹）·祭公之顧命》簡 19「我亦惟以沒我世」之「沒」作，其右旁應視為「𠂔」之省形（「回」的寫法與上引《心是調中》「𠂔」所从頗近），不得據此推論「回」為「𠂔」之音符，更不能釋此字為「洄」而通為「沒」。楚文字「段」也常省去「又」旁，³¹與此「沒」字變化同例。

《說文》「𠂔」字下訓「回，淵水也」，楊樹達引《荀子·臣道》「水深則回」楊倞注「回，旋流也」、《說文·十一上·水部》「淵，回水也」，認為「回為淵水，淵訓回水，二字互相訓。孔子弟子顏淵字回，取義於此也」³²。他又據《說文》「亘」从「回」以及「亘」的字音，認為「亘」乃「漩」之初文；《說文》訓「漩」為「回泉也」，即今之「漩」字。³³其說有理。「回」固然有可能是回水之「回」的本字，後增「水」旁作「洄」（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一引《三蒼》：「洄，水轉也。」），但更可能「回」以迴旋的曲線表迴旋之義，是迴旋之「迴」的本字。「亘」、「回」既為一字分化，「亘」也更有可能是迴旋的曲線表迴旋之義，是迴旋之「旋」的本字。「洄」、「漩」反而是從「迴」、「旋」派生出來的。無論如何，「回（迴、洄）」與「亘（旋、漩）」都應是音義皆近的同族詞，所以它們在歷史上曾共用過同一個表意字形。

西周早期的父丁爵銘的釋為「回」，字形上雖有道理，畢竟無法從辭例上加以證實。如不計此例，真正可以肯定的最早的「回」，就只見於春秋時代的侯馬盟書的「𠂔」等字之中了，上舉殷墟甲骨文的「回」其實都是「亘」字。那麼，甲骨文裡究竟有沒有確鑿的「回」字呢？我們認為是有的，這可從「云（雲）」字中找到線索，但需要花費較多的筆墨予以辨明。














殷墟甲骨文「云（雲）」字作、、，是大家熟悉的寫法。但這些「云」


















³⁰ 《上博（五）·姑成家父》簡 9 記強門大夫對晉厲公說：「如（意即『不如』）出內庫之繇（囚），而余（舍、予）之兵。」戶內俊介〈上博楚簡〈姑成家父〉第 9 簡「（回）」字考釋〉釋為「回」，讀為「忽而」之「忽」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[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1319>]，2010 年 12 月 2 日）。今按，與上舉楚簡「回」形不合。楚文字「回」雖改為順向書寫，但仍不失逆向迴旋的意味；則顯然是順向迴旋。退一步講，就算此字可釋為「回」，讀為「忽」也不合音理。「忽」的上古聲母當是清鼻音（*m-），「回」是匣母（*g-），二者難以相通。












³¹ 參看徐在國：〈說楚簡「段」兼及相關字〉，《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·徐在國卷》（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13 年），頁 239-245。

³² 楊樹達：《釋亘》，《積微居小學述林全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 年），上冊，頁 80。

³³ 同前註。

均見於典賓類、歷組二類和無名組，時代更早的自組小字類卜辭中的「云」作（《合》21022）、（《合》21021），上下兩部分本是分開的，彼此相連當係後起的變化。在自組小字類、典賓類、出組二類和歷組二類中，還有寫作、、的「云」。按自組小字類「云」或作（《合》21022），、、當是「一」與下部形體相連而成的。「一」似可視為「二」的簡化（比較：—、—）。³⁴

《說文·十一下·雲部》：「雲，山川氣也。从雨，云象雲回轉形。」受此影響，前人或以為「云」象雲氣之形，或以為从「二（上）」、「」象雲氣。³⁵從甲骨文早期「云」的字形看，說「云」整體象雲氣恐難成立。「二（上）」下之「」象雲氣，似不無可能；不過，如果「」即代表雲氣，為何從未見過甲骨文「云」就寫成「」的？可見此說仍有不足。蔡哲茂先生認為卜辭以、表「云」，乃是借「」為「云」；早期「云」或作，所以「云」當分析為从「二（上，代表天上或上空）」、「」聲。³⁶所謂「」就是「」、「」等字的聲旁，此字卜辭屢見，多用為「」。當初唐蘭先生為《殷契卜辭釋文》加按語，讀「茲云」之類卜辭中的「云」為「」，又讀作為燎祭對象的「三云」、「六云」為「三」、「六」，並謂「云、（引者按：唐先生釋『』為『』）聲類相近，蓋本一字，而後世誤歧之也」³⁷。唐先生讀卜辭「云」為「」，現已不為人所信，但他的「云」、「」聲類相近，蓋本一字」的設想，卻或明或暗地影響了後來的研究者。蔡哲茂先生分析「云」从「」聲，或許也可以在唐說那裡追溯到源頭。但此說實不可信。

不少學者指出過甲骨文「」、「云」字形有別。如姚孝遂、肖丁《小屯南地甲骨考釋》在批評有人把作之「云」釋為「」後，說：「『』字作『』，其上部必須出頭，『云』字之上部不得出頭，兩者的區分是很明顯的。」³⁸姚孝遂先生在《甲骨文字詁林》「云」字條下的按語裡，再次強調「云」「或作，與之作者判然有別」，但退一步認為二者「很可能為同一形體所分化」³⁹，由此可見唐說影響之深遠。全面地看，絕大多數「」確實上部出頭，但是也有個別「」就寫作、，與从「一」的「云」完全同形。甲骨文裡還有一個从「口」从「」

³⁴ 本段所引甲骨字形，皆據李宗焜：《甲骨文字編》，頁420；劉釗等：《新甲骨文編（增訂本）》，頁659-660。

³⁵ 參看季旭昇：《說文新證》，頁819。

³⁶ 蔡哲茂：〈甲骨文考釋兩則〉，《第三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輔仁大學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36-40。

³⁷ 容庚：《殷契卜辭》，《容庚學術著作全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），第一冊，頁121-122。

³⁸ 姚孝遂、肖丁：《小屯南地甲骨考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頁21。

³⁹ 于省吾主編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，頁1148。又參看同書，頁1153。

之字，所从「勹」偶爾也不出頭，已為蔡哲茂先生所舉出。⁴⁰不過，這種上部不出頭的「勹」的數量很少，⁴¹而在全部「云」字中，卻幾乎找不到一例上部出頭的寫法。⁴²這仍可作為「勹」、「云」有別的反映。

殷墟卜辭又以「𠂔(𠂔)」表「旬」，且「𠂔」、「勹」在偏旁中有通用之例，裘錫圭先生在陳夢家對「勹」、「𠂔」關係看法的基礎上，較為明確地指出「勹」很可能是「𠂔」的簡體。⁴³其說可從。⁴⁴甲骨文「夢」、「蔑」等字所从橫寫的「目」，皆有省作「一」的例子，⁴⁵與「𠂔」省作「勹」情況相同。「𠂔」省「目」為「一」，按說最應該寫成𠂔形，事實上這種「𠂔(勹)」確已見於時代最早的自組肥筆類(《合》21324)；所以甲骨文中存在少量上部不出頭的「勹」，正是理所當然的事。

甲骨文中作𠂔、𠂔、𠂔之形的「云」，雖然數量也較少，但「陰」字異體所从的「云」，卻都採用此形。⁴⁶而且這種寫法的「云」後世頗有繼承者。春秋晚期的攻吳太子姑發𠂔反劍「云」作𠂔(《集成》11718)，戰國早期的曾國文字「囙(圓)」作𠂔、𠂔(《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》頁32)，顯即沿襲从「一」之「云」。戰國楚簡、帛書「云」作𠂔(郭店《緇衣》簡35)、𠂔(《上博(七)·君人者何必安哉》甲本簡9)、𠂔(楚帛書丙篇91行)，从「云」之「陰」作𠂔(《清華(肆)·筮法》簡14、17)、𠂔(《清華(壹)·保訓》簡6)、𠂔(《清華(貳)·繫年》簡54、55)，或勾廓而作𠂔(《清華(貳)·繫年》簡54、55「芸」字)，似有可能是

⁴⁰ 蔡哲茂：〈甲骨文考釋兩則〉，《第三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頁32。

⁴¹ 李宗焜《甲骨文字編》「旬」字條下所收約84例，與「云」同形的「勹」僅有《合》21324、00559正、05600、12484、26675、29726，共計六例(頁421-422)。《合》10405正用為「旬」之字，從拓本看似亦與从「一」的「云」同形。但是吳麗婉先生指出，此片即《國博》56正，從彩照看，此形與一般的出頭的「勹」字無別，拓本上不易看出(〈談談甲骨實物上的字形在拓本上的訛誤〉，《先秦兩漢詁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(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，2018年7月14-15日)，頁71)。所以上舉那些與「云」同形的「勹」，可能還有實際上應予排除之例。


⁴² 蔡哲茂〈甲骨文考釋兩則〉所摹《合》20944+20985的「云」字从「勹」(《第三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頁37)。核查蔡文所附此版原圖(見頁48圖20)，「云」的寫法與上引《合》21021一例相同，只是字形有朝左與朝右之別而已，並非从「勹」。








⁴³ 裘錫圭：〈殷墟甲骨文考釋(七篇)·釋「勹」〉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，頁354-355。









⁴⁴ 蔡哲茂〈甲骨文考釋兩則〉亦同意此說，見《第三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頁32-33。


⁴⁵ 參看李宗焜：《甲骨文字編》，頁1202-1204、897-898。按此書將𠂔、𠂔與「蔑」分立兩個字體，其實𠂔、𠂔大概就是𠂔(蔑)的簡省。

⁴⁶ 如𠂔(《合》28537，參看沈建華：〈釋卜辭中方位稱謂「陰」字〉，《初學集——沈建華甲骨學論文選》(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8年)，頁88)、𠂔(《合》35346)、𠂔(《合》36971)、𠂔、𠂔(《英藏》補59，參看孫亞冰：〈卜辭所見「巖美方」考〉，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新三輯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)，頁93-101；田煒：〈說「今」「畚」——從商代甲骨文與西周金文中的「陰」說起〉，《文史》2014年第2輯，頁242-243)等，「云」旁皆从「一」。


將「云」頂端的「一」改成墨團（古文字中「一」、「」常可互作），使之整體上更像雲氣的形狀。⁴⁷由此推測，在商代文字裡，這種从「一」的「云」應該不是偶見的。「𠂔」的省體「𠂔」所以選用上部出頭的特殊寫法為其主流形體，大概就是為了避免與此種「云」字相混。⁴⁸

在上下兩部分分開書寫的「云」字中，「二」或「一」之下多作，但「𠂔」（包括獨體的和合體字中的偏旁）根本沒有不从「一」或「丿」的寫法。上文已說、應即之變體，猶變為，是從來沒有人釋為「𠂔」的。總之，「云」从「𠂔」聲的說法在字形上也是有問題的。

楊樹達認為《說文》所收「雲」之古文，「為最初古文，純象回轉形」，他同意段玉裁「云」「从古文上，象自下回轉而上」的分析，指出「云受形義於回轉」，从「云」聲的「囿」、「汙」等字，「皆从云之回轉義孳乳者也」。⁴⁹按《說文》「古文雲」，一般認為是上引楚文字「云」或三晉文字之類形體的訛變。⁵⁰此種「云」實由从「一」的「云」字改造而來，所以不宜將「古文雲」視為「云」之最初象形。但楊氏把「云」與「回轉」之形義聯繫起來，還是值得肯定的。徐中舒主編《甲骨文字典》分析「云」字說：「從二從，二表上空，即亘字，亦即回字，於此象雲氣之回轉形。」⁵¹、所从之，與「𠂔」不合，與上文舉過的甲骨文「亘」則密合。《字典》根據「亘」、「回（按本文的看法，當作『回』）」一字說，認為「象雲氣之回轉形」，已點明「云」字从「回」，這十分正確的。

我們認為「回」更可能是迴旋之「迴」的初文，這對於說解「云」的字形有利：「二」或「一」指天上，「回」指迴旋之形，二者合起來正可表示「云（雲）」之為物。「云」是云母文部合口字，其韻部與「回」陰陽對轉（主元音相同）；聲母與「回」的關係，如「圍」之與「回」相通。「回」的古音比「𠂔」（姑取『旬』音）更近於「云」（「𠂔」、「云」韻部不合）。「云」字从「回」，無疑具有表音作用，可視為意兼音符。賓一類卜辭裡有一個字（《合》13159 反+11728 反，李延彥先生綴合⁵²），裘錫圭先生疑即「云」，⁵³似可信。這個「云」可分析為从

⁴⁷ 秦漢文字中有些「陰」字所从的「虫」，可能就由這樣的「云」訛變而來。

⁴⁸ 戰國晉系文字中的「云」作（《古璽彙編》1632「汙」字），似亦上部出頭。但當時的「𠂔」（旬、勻）已不這樣寫，所以即使出頭也不致相混。




⁴⁹ 楊樹達：《說云》，《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117-118。



⁵⁰ 張富海：《說文所謂古文之研究》，頁151。




⁵¹ 徐中舒主編：《甲骨文字典》（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1251。

⁵² 李延彥：〈龜腹甲新綴第62則〉，先秦史研究室網站（<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2259.html>），2011年1月8日。

⁵³ 據黃天樹先生說，此為裘先生講課時的意見。參看上注所引李延彥文。

「日」从「回」、「回」亦聲，从「日」與一般的「云」字从「二」或「一」代表天上，其意相類。⁵⁴「云」字中的應取「回」之音義而非「亘」，這就證明「回」字在殷墟甲骨文的時代已見行用。至於個別上下分書的「云」所从的「回」作，這一短豎可能只是起筆頓挫所致，也可能跟楚文字「回」寫作者具有同樣的構思。

「𠄎」，當從陳夢家、林澐先生釋為「𠄎」，「𠄎」即「旬」，《說文》訓「目搖也」（見〈四上·目部〉）。⁵⁵陳夢家對「𠄎」、「𠄎」字形的解釋牽強附會，林澐先生已有批評。林先生認為「旬」以「𠄎」為聲符，「𠄎」是一個抽象表意字，是用一條迴旋的曲線表示旋轉之義，从「(旬)」得聲之字「多有迴旋、週轉之義」，「旬」意為「眼珠轉動」，其聲符「𠄎」兼起表意作用，甲骨文「旬」字「也可以說是含有表音成分的表意字」。⁵⁶我們既贊同「𠄎」是「𠄎」的簡體，就應該反過來認為「𠄎」是一個表示「眼珠轉動」的整體表意字；甲骨文「𠄎(旬)」或作、，⁵⁷從「目」中延伸出的「週轉」的曲線十分形象地描繪出了「目搖」之意。雖然從語言上說，「目搖」義的「旬」由「週徧」、「週轉」義派生出來比較合理，如同「徧行」義的「旬／徇」也是由「週徧」義派生出來的；⁵⁸但從文字上看，含有「週徧」、「週轉」這一語源義的「𠄎」卻是「𠄎(旬)」的簡省之形（「𠄎」字失傳後，又造出从「目」从「𠄎」、「𠄎」亦聲的「旬」字⁵⁹）。文字創製的邏輯與語言衍生的邏輯，沒有必要強求完全一律。從「𠄎(旬)」分化出「𠄎」，似乎是讓它專任「週徧」、「週轉」義的（傳世古書已不見「𠄎」字，但有訓「徧」的「均」字，⁶⁰「均」的「皆」、「都」副詞用法即由此虛化），所以甲骨卜辭用

⁵⁴ 甲骨文中還有（《合》20975）、（《合》20980 正），裘錫圭先生在講課時也懷疑是「云」字，但黃天樹先生主張釋為「易（陽）」（黃天樹〈說甲骨文中的「陰」和「陽」〉，《黃天樹古文字論集》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6 年），頁 216-217）。此字不从「回」，釋「云」非是，釋「易」也不可信。竊疑此字與《合》20974 的為一字異體，後者是「舞」的對象，《合》20975 之字是「奏」的對象，且同版有言「舞」者，《合》20980 正之字則是「燎」的對象，彼此辭例亦相似。

⁵⁵ 林澐：〈釋𠄎〉，《林澐學術文集（二）》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08 年），頁 186-189。

⁵⁶ 同前註，頁 188-189。

⁵⁷ 參看李宗焜：《甲骨文字編》，頁 203。

⁵⁸ 關於「徧行」義的「旬／徇」，參看裘錫圭：〈說清華簡〈說命〉的「旬求」〉，裘錫圭、陳劍〈說「徇」「護」〉，《漢語歷史語言學的傳承與發展——張永言先生從教六十五週年紀念文集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6 年），頁 249-251。



⁵⁹ 董蓮池：《新金文編》，上冊頁 411「旬」字、頁 503-504「筭」字。按此書「旬」字下所收第一例實从「●」、「𠄎」聲的「勻（鈞）」字。


⁶⁰ 參看《墨子·尚同下》「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」句《閒詁》。〔清〕孫詒讓：《墨子閒詁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1 年），頁 97。

「勺」表示由「徧歷記日的十個天干而得名」的「旬」，不是純粹的音借，彼此在語源上也有聯繫（以「𠂔(旬)」為「旬」者，也有較遠的語源聯繫）。原本象徵視線「迴轉」的曲線與「迴旋」的初文「𠂔」形近，是很自然的。但二者字源不同，不能混為一談。⁶¹

現在來說「回」。段玉裁接受《說文》以「轉也」為「回」的本義，但他感到篆文「回」與古文「回」字形取象明顯不同。《說文》謂「回」从口，中象回轉之形，段氏認為「中當作『口』，外為大口，內為小口，皆回轉之形也」；古文「回」，他則認為「象一氣回轉之形」。⁶²徐灝對段注有所補正。他先肯定段氏「回」象「內外回轉」之說，但認為段說「中當作『口』」非是，「小口亦口字耳」；「古文回，蓋象水旋轉之形，故顏回字淵，〈水部〉曰：『淵，回水也。』」⁶³其

⁶¹ 古文字研究者一般認為「軍」字从「勺」聲，或从「車」从「勺」、「勺」亦聲。但「軍」也是文部合口字，與「勺」的韻部不合。我們認為既然「云」不从「勺」聲，「軍」也不應以「勺」為聲旁。據《說文·十四上·車部》，「軍」的本義為「圍圉也」。銀雀山漢簡《論政論兵之類》所收〈十陣〉：「疏而不可威（蹙），數而不可軍者，在於慎。」（簡 1357）整理者注引《廣雅·釋言》，訓「軍」為「圍」（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：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〔貳〕》，釋文注釋，頁 191）。「勺」有「週徧」、「週轉」之義，當「圍圉」講的「軍」以「勺」為意符是合適的。西周中晚期金文癸鐘、禹鼎有从「勺」从「合」的「𠂔」字（參看董蓮池：《新金文編》，頁 1328）。鼎銘用法不很清楚；鐘銘用於「𠂔受萬邦」之句（《集成》00251），此語顯然就是史牆盤銘的「迨受萬邦」（《集成》10175），可證「𠂔」當从「合」聲。《說文·九上·勺部》：「𠂔，𠂔（𠂔）也。」「𠂔」亦以「勺」為意符，與「軍」同。

郭店簡《語叢三》簡 2「三軍」之「軍」作，與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弁（徧）將軍虎節的「軍」字相合，此形又見於《汗簡》、《古文四聲韻》等所收「軍」字下（參看李家浩〈貴將軍虎節與辟大夫虎節〉，《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》1993 年第 2 期，頁 51）。傳抄古文此字从「古文『光』」，舊多以為實假「輝」為「軍」。但郭店簡和徧將軍虎節的「軍」顯然从「兄」，傳抄古文所从的「古文『光』」，有可能是「兄」的形變。這個與「軍」通用之字當分析為从「兄」、「軍」省聲，頗疑即「終遠兄弟，謂他人昆」的「昆」的專字（《詩·王風·葛藟》毛傳：「昆，兄也。」）。「混」、「渾」古通，故昆弟之「昆」亦可从「軍」聲。總之，這個字所从的「勺」或「𠂔」，應視為「軍」之省形，此非「軍」从「勺」聲的證據。

現存古文字資料中最早的「軍」字見於春秋晚期齊國的庚壺（《集成》09733）和叔弓罍（《集成》00285），時代不算太早。西周晚期的晉侯蘇鐘提到一地名「𠂔城」（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》15300、15301），「𠂔」字从「勺」、从「熏」。馬承源先生讀為「鄆城」，分析「𠂔」从「熏」聲，「熏、鄆古韻同為文部，熏為曉紐，鄆為匣紐，是同部旁紐，可以通假」，其說已為學者們普遍接受（參看李曉峰〈天馬一曲村晉侯墓地出土青銅器銘文集釋〉〔長春：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04 年〕，頁 14-16）。「𠂔」又見於西周晚期蘇𠂔壺（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》12343）。有些文字編如《西周文字字形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 年），以「𠂔」為「軍」之異體（江學旺編著，頁 580）。晉侯蘇鐘裡有一例「𠂔」寫作，《西周文字字形表》頁 580 和《新金文編》下冊頁 1996 都逕歸於「軍」字頭下（《新金文編》頁 1331 又歸此字於「𠂔」字下）。細審其形，此字仍當从「熏」，不過確實簡化得較為接近「車」形。有沒有可能从「勺」、「熏」聲的「𠂔」確為「軍」的古體，「軍」所从的「車」是其音符「熏」的省變（變為意符）呢？這是一個根據還不充足的猜想，志此以待後考。

⁶² 〔清〕段玉裁注、許惟賢整理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07 年），頁 488。

⁶³ 〔清〕徐灝：《說文解字注箋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 年），第 225 冊，頁 634。

說較段注為優。但是他們仍為《說文》所束縛，千方百計要把「回」的字形與「轉」義相比附。馬敘倫對篆文「回」與古文「回」的關係有一個突破性的認識：

說解當曰：「轉也。象形。」然當在𠂔古文下，乃說𠂔字者也。𠂔即「漩」之初文，本與「圓」同音（引者按：此說不確，「回」應為「迴」與「亘（旋）」的共同初文）。旋為足轉，漩為水轉，語原同也。而「回」則與「垣」之初文作「口」者是一字（引者按：以「口」為「垣」之初文不可信），特復其形耳。……「回」與「𠂔」非一字，但形音並近，古文因以「𠂔」為「回」。……⁶⁴

他的說法雖有不少問題，如以「回」與「口」為一字，後文又說「回」「亦為𠂔之異文」，皆不可信（另見引文中所加按語）；但敢於指出「回」、「回」非一字，「轉也」之義當歸於「回」，只是由於「形音並近」，《說文》才以「回」為「回」之古文，這一見解相當精闢。

「回」字目前在戰國之前的古文字資料裡尚未發現，但戰國文字資料最為豐富的楚、秦二系皆有此字。文首所舉上博簡、清華簡意為「包圍」、「圍繞」的「回」，便是楚文字的實例，而且楚竹書中這種「回」字的數量並不算少。秦文字從戰國後期的詛楚文（〈湫淵〉、〈亞駝〉）到統一六國前後的睡虎地秦簡（如〈秦律十八種〉簡 148）、北大秦簡（如〈公子從軍〉篇）等，也都有「回」字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凡意如「圍」的「回」，這些出土文獻中全都寫作「回」而從不寫作「回」。另一方面，在楚、秦文字中，同時又存在著不少「回」。如上文說過的「𠂔」，代表「入水有所取」的「水」的「回（洄）」都寫作「回」而從不寫作「回」。阜陽雙古堆漢墓所出〈涉江〉殘簡的「回」字，見於「淹回水而凝滯」一句，亦用作「回水」之「回」。⁶⁵這種用字的區分似正表明「回」、「回」來源有異。戰國楚、秦文字「回」的寫法已詳上舉，「回」則皆作𠂔、𠂔。可見「回」、「回」字形出入較大，尤以楚文字為甚。在這種情況下，「回」恐怕沒有可能演變出「回」。

「回」、「圍」音義皆近，字形也頗有相似之處。一般認為「韋」象以「止（代表人）」圍「口（代表城邑）」，是「圍」的初文，後於外重加「口」而成分化字「圍」。不過，「圍」的出現倒不算晚，西周晚期的柞伯鼎中已見此字，就用為「圍城」之「圍」（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》02488）。戰國文字中，楚、秦、齊

⁶⁴ 馬敘倫：《說文解字六書疏證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5年），第四冊，頁32。

⁶⁵ 「回（迴）風」之「回（迴）」當以「回」為其本字。《清華（伍）·殷高宗問於三壽》簡8-9：「我思天風，既韋（回／迴）或止。」假「韋」為之。顏回之「回」，楚竹書或假「韋」、「悵」為之，與此同例。

各系亦皆有「圍」字（齊系「圍」不但見於戰國齊印，還見於時代更早的春秋庚壺銘）。⁶⁶「回」的字形跟「圍」相比，不過少了最初表示圍城者的「止」形而已，其字可說為取兩「口」相圍之形，以表「圍繞」、「包圍」意。「回」字的出現似確不早，我懷疑就是仿照「圍」的字形而造的。

秦、楚二系文字中的「回」的寫法雖不盡相同，但都不如「回」好寫。隸變之後，「回」變得與「回」形近，再加上「回」、「回」同音，迴旋之「回」與包圍之「回」，義亦相涵（另參文末一段）；所以入漢以後，除「𠔁」等合體字中的偏旁以及由「古文回」產生的隸定形之外，一般情況下就不再使用獨體的「回」字了。阜陽漢簡〈涉江〉中的「回」，也許是從其戰國底本繼承下來的少數殘遺。阜陽漢墓所出〈儒家者言〉章題木牘中，有一條「□□（孔子？）曰回有君子之道」。⁶⁷這裡顏回的「回」不寫作「回」而就作「回」，符合「回」在漢隸中逐漸被「回」所吞併的大勢。

既知古文字中本有一個為「圍」義的「回」所造的「回」字，語言層面上「回」與「圍」的關係也就不難明白了。魏克彬先生在〈溫縣盟書 T4K5、T4K6、T4K11 盟辭釋讀〉的一個注裡指出，「回」、「圍」可考慮為同源詞，並舉表示「違背」、「邪僻」義的「回」、「違」也是同源關係作為類比。⁶⁸其說很有參考價值。表示「違背」、「邪僻」義的「回」，古人多謂「猶違也」、訓「邪」，並不破讀為「違」。馬王堆帛書《周易》的〈損〉卦「六五」爻、〈益〉卦「六二」爻，有「弗克回」之語（13 下-14 上、92 上）；⁶⁹帛書〈繫辭〉云「與天【地】相枝，故不回」（6 下-7 上）、「出言而不善，則千里之外回之」（13 上）。⁷⁰今本「回」皆作「違」。《詩·大雅·常武》：「徐方不回，王曰還歸。」鄭箋：「回猶違也。」孔疏：「徐方先嘗叛者，已不敢違命，則無復有事。王乃告之曰：可以還歸矣。」是「回」古有「違背」義，帛書本的「回」不從今本讀「違」，自亦可通。⁷¹徐灝《說文解字注箋》：「回之引申為回旋，為迂回。迂有曲義，故回亦訓衰曲，因之有姦回之稱。」⁷²已把「回」何以有「違」（依《說文》，『邪』義之『違』當以『𠔁』為其本字）

⁶⁶ 參看徐在國、程燕、張振謙：《戰國文字字形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 年），頁 833。

⁶⁷ 郭永秉：《阜陽漢簡考釋兩篇》，《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 年），頁 268-269。

⁶⁸ 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五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 年），頁 361 注④。

⁶⁹ 裘錫圭主編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》，第參冊，頁 17、38。

⁷⁰ 同前註，頁 63、66。

⁷¹ 《清華（參）·芮良夫毖》簡 23「人頌（訟）攷（奸）𠔁」之「𠔁」，一般讀為「回」，其實不如讀為「邪僻」義的「違」直接。

⁷² 〔清〕徐灝：《說文解字注箋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第 225 冊，頁 634。

義說得很清楚。「迂迴」、「袞曲」即不順，故「回」亦有「違背、違逆」之義。從徐氏所指出的詞義引申綫索來看，訓「違背」、「邪違」之「回」本當作「回」（上引馬王堆帛書《周易》、《繫辭》的「回」，既可視為「回」之同音通假，也可認為是「回」字吞併了「回」字的結果）。「回」之於「違（寔）」與「回」之於「圍」，是平行的語言現象。

從用字習慣上看，前面提過的、使用意如「圍」的「回」字的銀雀山漢簡「陰陽時令、占候之類」中，《禁》篇云「諸侯出獵不合圍」（簡 1699），也用「圍」字。《清華（參）·說命上》簡 5：「說（指傳說）于寔（圍）伐失仲……」以「寔」為「圍」。睡虎地秦簡、天水放馬灘秦簡和隨縣孔家坡漢簡《日書》中，「圍」常用「韋」字為之。⁷³這種「韋」似是「圍」的省借，而非回到「圍」的初文的「復古」。出土文獻中本來就不缺少「圍」，把「回」與「圍」分為二詞，對於「圍」來說不會有太大的損失。

古今漢語一直在使用的雙音節詞「圍繞」、「回（迴）繞」，無疑是讀音意義都相當接近的兩個詞。作為這兩個詞的構成語素的「圍」、「回」，在單音節詞佔主導地位的上古時代，當然也應看作兩個詞。我們釋讀出土文獻時，如果把意如「圍」的「回」直接括讀為「圍」，無異於取消了一個實際存在過的詞彙或詞彙的某一義位的合法地位，從本文的討論來看，這樣做是不妥當的。把訓「又」之「或」讀為「又」、訓「報」之「復」讀為「報」、訓「定」之「成」讀為「定」等等，都屬同類問題。

《上博（七）·凡物流形》：「十回之木，其始生如蘖。」（甲本簡 9、乙本簡 7）「回」一般都讀為「圍」。今按，「一抱謂之圍」的量詞「圍」，顯然是從「圍繞」、「週圍」義引申而來的。按理「回」也可從「回繞」、「週回」義引申出類似於「圍」的量詞用法，只是傳世文獻沒有保存這種用例。即使「回」的確未曾產生過類似於「圍」的量詞用法，《凡物流形》「十回之木」的「回」只能讀為「圍」才符合先秦漢語的實際，這對於意如「圍」的「回」與「圍」是兩個詞的結論，也不構成致命的反證。在我看來，這種情況正好反映了「回」、「圍」這兩個同源詞在詞義方面的某些差異，如量詞「一抱」的用法就是「回」所不具備的。⁷⁴

⁷³ 白於藍：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》，頁 575。

⁷⁴ 《上博（七）·君人者何必安哉》記范戌進諫楚王說「君王有白玉三回而不爓（察？）」，下舉出王的三種實際行為謂「此其一回也」、「此其二回也」、「此其三回也」。（見甲本簡 1-6、乙本簡 1-6）有些學者主張「回」讀為「表示周長的單位」的「圍」（參看楊真：《〈上博竹書（七）〉集釋》〔武漢：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11 年〕，頁 48-50；白於藍：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》，頁 574）。按此說恐不可信。從上下文看，范戌實以「白玉三回」比喻楚王的三種缺點、瑕疵，「回」讀為量詞「圍」於文義難洽。或讀

馬王堆帛書〈繫辭〉「犯回天地之化而不過」(7上-7下)。「犯回」二字，今傳韓康伯本作「範圍」，據《釋文》，他本或作「犯違」，用字與帛書本接近。⁷⁵按「犯違」當讀為「範圍」，《九家易》：「範者，法也。圍，周也。」李道平疏引《爾雅·釋詁》「法、範，常也」，謂「『法』『範』同訓常，故云『範，法也』」⁷⁶，不如孔穎達疏「範調模範」得其源。關於「圍，周也」，李疏云：「圍，古文作口，《說文》云『口，回也』，《漢書·劉向傳》『周回五百里』，『口』『周』同訓回，故云『圍，周也』。」⁷⁷此說很可參考。《說文·六下·口部》：「口，回也。象回市(匝)之形。」按本文區分「回」、「回」的看法，李疏中的「回」似當改作「回」。不過，「回」、「回」早已混同，對於傳世文獻中二字的用法自無須強為分別。李疏通過「口」為中介，點出了「範圍」之「圍」與「回」的密切聯繫。由此可知帛書本「犯(範)回」之「回」跟文首所舉的當「圍繞」、「包圍」講的諸多「回」一樣，不必改讀為「圍」。

這種意如「圍」的「回」，是否也見於傳世古書呢？下面討論一例。

《墨子·辭過》云：

凡回於天地之間，包於四海之內，天壤之情，陰陽之和，莫不有也，雖至聖不能更也。

有些人認為這句話裡的「回」是訛字（按此文「回」、「回」各本雜出，我們逕寫作「回」）。孫詒讓說：「『回』字訛，蘇（引者按：指蘇時學）云『當作『同』』，亦未塢。」⁷⁸王闓運亦疑為「同」之誤。陳漢章疑是「𠂔（亘）」字。⁷⁹但「同於天地之間」與「包於四海之內」文義不稱；「亘」缺乏古書實例，不知其具體用法，故皆難信從。

大多數學者相信此文的「回」字不誤。于省吾先生讀「凡回於天地之間」的「凡回」為「盤回」，「猶言盤旋」。王煥鑣已指出于說之非，「凡」應是總括之辭。

為「違」，有「邪僻」和「違背」二解（參看上舉楊真〈集釋〉）。但依「違背」解，需要增添不少話才能講通；作為臣下進諫君王，謂其「邪僻」則言之過重。竊疑「回」似有可能讀為「煒」或「輝」，指赤色。「白玉三回（煒／輝）」是說白玉上有三個赤色的斑點，即白玉微瑕之義。

⁷⁵ 裘錫圭主編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》，第參冊，頁63。

⁷⁶ 〔清〕李道平：《周易集解纂疏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年），頁557。

⁷⁷ 同前註。

⁷⁸ 〔清〕孫詒讓：《墨子閒詁》，頁37。

⁷⁹ 王煥鑣：《墨子集詁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上冊，頁561。下引諸說皆見此頁，不另注。

在不以「凡回」連讀的諸家中，王樹枏引《呂氏春秋·上德》「德迴乎天地」注「迴，通也」為釋，但「通」與下一句的「包」義也不能對舉。除此之外，曹耀湘、劉師培、劉昶、孫人和等訓「回」為「周迴」、「周匝」、「回轉」，持論相近。他們的說法從文義看都較為合理。

《上博（二）·容成氏》簡9有如下一段話：

是以視賢，履地戴天，篤義與信。會在天地之間，而包在四海之內，畢能其事，而立為天子。⁸⁰

史黨社先生率先指出「會在天地之間，而包在四海之內」與《墨子·辭過》「凡回於天地之間，包於四海之內」相似。⁸¹這對我們理解「回」的意義很有幫助。

〈容成氏〉整理者李零先生指出「會」與「包」互文，「俱有囊括無遺之義」⁸²。邱德修先生釋為「會合在天與地的中間」⁸³，為史黨社先生所贊同。黃人二先生說「會」、「合」義近，簡文此處「可通假亦可不通假」⁸⁴。按「會」、「合」音義皆近，「會」字本从「合」作。古書中「會」或指器蓋，即其會合、蓋藏義之引申。古有「天覆地載」之說，所謂「會合在天地之間」，意思就是因天地之覆蓋、承載而被聚合於其間。銀雀山漢簡《孫臏兵法》有〈月戰〉篇，以「孫子曰」引出的第一句話為「閒於天地之間，莫貴於人」（簡330正）。⁸⁵整理小組所編單行本《孫臏兵法》解釋「閒於天地之間」：「猶言介於天地之間。」⁸⁶《素問·寶命全形論》記黃帝問，起首就說：「天復（覆）地載，萬物悉備，莫貴於人。」可證「會在天地之間」、「閒於天地之間」當即「天覆地載」之意。

《墨子·辭過》「回於天地之間」的「回」不但與「包於四海之內」的「包」對文，而且應與上博簡〈容成氏〉「會在天地之間」、銀雀山漢簡《孫臏兵法》「閒於天地之間」的「會」、「閒」意義相容。但史黨社先生認為「回」與「會」通，⁸⁷

⁸⁰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二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釋文考釋，頁257。

⁸¹ 史黨社：〈讀上博簡〈容成氏〉小記〉，簡帛研究網，2006年3月6日；史黨社：《〈墨子〉城守諸篇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），頁254。

⁸²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二）》，釋文考釋，頁257。

⁸³ 邱德修：《上博楚簡〈容成氏〉注釋考證》（臺北：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，2003年），頁247。

⁸⁴ 黃人二：《〈孟子·萬章上〉篇諸章與上博藏簡〈容成氏〉涉及堯舜禪讓之竹簡》，《儒家文化研究》第一輯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07年），頁205-206。

⁸⁵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：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〔壹〕》，釋文注釋，頁59。

⁸⁶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：《孫臏兵法》，頁58。

⁸⁷ 史黨社：《〈墨子〉城守諸篇研究》，頁254。

則不必。王闖運在懷疑「回」當作「同」之餘，還提出「或作『口』（音圍）」。
此說差近事實。我們認為「回於天地之間」的「回」無煩改為「口」或「圍」，
而就是「圍」的意思。「凡回於天地之間，包於四海之內」是說舉凡被包圍在天
地之間、四海之內者，蓋指一切生物。

最後還想就「回」、「回」的關係再說幾句。上文主要強調了「回」、「回」二
字有不同的來源，但也應該指出，從詞義上看，「回」由「迴旋」、「迴轉」的本
義引申出「圍繞」、「包圍」義，是很容易的事（參看本文第二段引《漢語大字典》
「回」字條義項①），這也可說明「圍繞、包圍」義的「回」不是假借為「圍」
的。所以，在「回」字產生之前，如果語言裡已存在「圍繞」、「包圍」義的「回」，
很可能就是用「回」字表示的。「回」字被造出之後，可以認為分擔了「回」的
部分義項。由於「回」字是專門承擔「回」的「圍繞」、「包圍」之類的引申義的，
「回」的本義及其較近引申義——如指「回水」等，當然就不用「回」字來表示。
二字似有較為明確的分工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「回」不妨看作「回」的分化字，
只不過「回」這個分化字與其母字「回」之間本來缺乏字形上的聯繫（倒是隸變
之後，二者字形才趨近），而是根據其同源詞「圍」的字形仿造的，情況較為特
殊。⁸⁸

二〇一九年年八月二日寫完

附記

拙文曾在吉林大學主辦的「古文字與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」（長春，2019
年9月21-23日）宣讀。會上蒙鞠煥文先生告知，張世超先生近撰〈《說文》「回」
字考〉一文，與拙文主要觀點相合，會後又蒙煥文先生轉賜張文，十分感謝。張
先生亦指出《說文》篆文「回」與古文「回」本是二字，並將「回」與「圍」、「回」
與「云」聯繫了起來。但在某些具體提法上，拙文與張文不完全一致。如張先生
認為「回」字是為「圍」所造的簡體，「回」字來自於「云」之簡體。張文現已
發表於《中國文字學會第十屆學術年會論文集》下冊頁四三五至四四一（鄭州：
鄭州大學，2019年10月11-14日），讀者可與拙文合觀。

拙文投寄《中國文字》後，蒙匿名審稿專家賜告，駱珍伊先生在她的碩士論

⁸⁸ 造與其母字沒有字形上聯繫的分化字的現象，在漢字發展史上是確實存在的。參看裘錫圭：《文字學概
要（修訂本）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3年），頁225-226。

文《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七）～（九）》與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～（參）》字根研究》裡，已懷疑「楚簡『回』字可能有兩個來源」：「一個是𠂔、一個是𠂔。𠂔應該是表達『回水、迴旋』之義的『回』字，與『圍』是通假關係，字屬象形。而𠂔應該是表達『周圍、外圍』之義的『圍』字……與『圍』可能是異體關係。」（臺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指導教授：季旭昇、羅凡晷，2014年）她所說的《姑成家父》的𠂔是不是「回」字，尚待研究，但區分「回」與「回」、認為「回」可能是「圍」的異體，都很有道理，與張世超先生和拙文的看法相同，且其提出時間最早。本人完全不知駱文，以致失於徵引，實在孤陋寡聞。感謝審稿專家的教示。

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七日